

回忆曾祖母

曾祖母，已去世十多年了。然而无论是在梦中，还是清醒着，我依然会时常想到她。

其实我和曾祖母之间，隔着七十余年的岁月，不要说共同语言，单是代沟，都不知该有多深！但是她却深深地影响着我，在我自知和不自知的岁月里。

曾祖母出生在上个世纪初，她的一生，刚好是祖国现代史上最混乱的一段。在我七八岁的时候，就时常听她讲“跑反”的事。没完没了的战争，让她人生的前半部分充满了混乱、饥饿、惊吓。

听大人们讲，曾祖母是很“封建”的，主要是重男轻女的思想严重。虽然我有个哥哥，可是我的出生，依然不能让她高兴。可是我长大后，也许是因为我乖巧，倒没怎么觉得她对我有厌恶。

那时爷爷买了许多片子，类似于现在的CD碟片，放在老式的唱片机里。她很喜欢听。那老式唱片机是手摇的，我很安静地坐在旁边，给她帮忙换片子、摇机子。当时我并不能听懂唱片里的悲欢离合，也不懂她的叹息与评论。但是我能很安静地坐着，很安静地听。

后来我大一些，上学了，喜欢找家里的

“闲书”，也就是《月唐演义》、《杨家将》之类大人不允许看的书看，她便给我做掩护。当时家里有两个沙发，时常是她坐一个，我坐一个。我看书，她望风，一有人来，她赶紧碰碰我，装出与我闲谈的样子来。她当时已经八十多岁了，真是老小孩般的可爱！现在回想起来，很温暖，很温馨！

当然，毕竟是从旧时代过来的，夏天再热，曾祖母也是长裤长衫。但是我非常喜欢摸她上臂的皮肤，虽然松弛，却非常柔软。于是在屋子里，她就会把上衣袖子卷起来，让我捏着玩。现在想来，她应该也是很享受那份温情吧。

还有她的小脚。虽然我一再地笑话她，她却还是当着我的面修剪那些硬硬的胼胝，并诉说小时因为裹脚而受的苦。于是，我就会一再地帮她弄长长的缠脚布。

再后来，我上初中了，陪伴她的时间越来越少了。有一次去看她，她正用碎砖头在门里画线，“喏，今天太阳到这儿了，比昨天短了这么些了。”我莫名其妙地有些辛酸：她不识字，不喜欢看电视，也没有广播听，与她同龄

的人日渐稀少，年轻的人都要忙生活，她，实在是寂寞的。后来读到朱自清先生《匆匆》里的“太阳他有脚啊”，便不由想起她画的线。

虽然没有什么文化，但丰富的人生阅历给了她相当的智慧。我知道她是从一个比较遥远的地方到这个陌生的村庄定居的，并且是受了相当的委屈。那时很穷，并且我的曾祖父似乎并不是很热心过日子的人。所以，我无法想像，在耕无地，居无房的状态下，这么一个小脚的女人，在如此陌生的地方，是如何讨生活的。并且好不容易走到中年，她又相继失去了丈夫、已成年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。已长大的三个子女，只有我的爷爷留下来，与她相依为命。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抱怨过。等我知道了这些的时候，她已是很知足，很平静地生活着。

我还记得，过年以后，我遵照母亲的安排，叫她到我们家里去过些日子。从她居住的村西头走到我们居住的村东头，她不让我搀扶，我常常怪她慢：一路上，她不停地与人打招呼，“非得叫我去过几天”这句话，一再地出现。其实她一向是很内敛的。所以我当时不明白她的重复。后来

懂了。懂了她看似抱怨的话语里，掩饰不了的幸福，还有些小小的得意。

父亲和叔叔们都很喜欢她。因为他们小时，是她用更多的时间照顾他们。父亲时常说，出去看电影，无论走多远，无论回来多晚，她都等着。等她亲爱的孙子们都回来，她才吹灯上床。她故去很久以后，我忽然知道她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就不信我家的锅台上摆不满碗！”一下子愣住了：这看似赌气的话语里，是怎样的辛酸！我们这一大家子人，都是她的枝叶。是她的倔强，是她的辛劳，让我们枝繁叶茂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越来越理解，越来越怀念我的曾祖母，但因为她是女孩子，不能到她坟前添土，只能用这些散乱的文字，记下我的怀念。

文/孙文芳



兄长，走好

2010年4月12日，天阴沉着，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。

晚饭的时候，我刚咬了一口馒头，妻子的电话响起，她一边说着话就哭了出来，说哥哥病危，正在医院，她要赶紧回去。我不慌不忙地打电话联系车，以为只是病情严重，没往心里去。想不到几分钟后，电话又响，妻子说了两句“到底怎么回事”，就坐在地上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。哥哥，已经走了。

我的心情立即变得非常压抑，像一块大石头压在上面一样，怎么也喘不过气来。他只有三十多岁，就这样走了。

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过年回去送节礼的时候，他忙里忙外地给我们张罗饭菜，脸上始终挂着憨厚的笑容。他以前学过厨师，所以每次回去都是他不辞辛苦地做菜。虽然有时会咳嗽两声或汗流浹背，但我总不以为意，认为这是他应尽的义务。

他只有一个妹妹，远嫁郑城。他每次看到我去都高兴地不得了。我每年去沂水两趟，中秋和春节。他每次都买了很多好吃的在家门口等我们，帮我们拿东西，问长问短。我当时并没有感动，只有感谢，感谢他的善良，感谢他的体贴，感谢他的细心。现在，他走了，我忽然觉得心里空了，好像很多事情我应该做而没有做，我甚至没有对他诚挚地说过一声谢谢。

他身体一直不太好，但坚强的他一直硬撑着。几年前他得过一次病，花了几万元。康复以后就不敢喝酒了。这次他是在工作岗位正干着活突然吐血，到医院没有抢救过来。如果发现得早一些，如果他不硬撑着，如果家里人能多关心他一点，如果……也许他就不会死。他还这么年轻。

亲爱的兄长，你走了。留下了不到十岁的儿子，丢下了年过花甲的父母。你没有给我们尽心的机会，你是怕拖累我们吧。

亲爱的兄长，一路走好，但愿你不要在另一个世界也这么要强，不要再委屈自己，让自己能过得再好一些。

亲爱的兄长，在另一个世界，也许你也会时常想起我们吧。你放心吧，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，我会照顾好他们，我会照顾好妻子和孩子，照顾好这个家，用我们的幸福，让你安心地走，放心地走。

文/王秀龙

